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礪三題簽

PL
2688
.A1
v.4

YORK UNIVERSITY
JUN 1 / 2001
EAST ASIAN STUDIES

海上　後學　曹培廉　敬三　校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文著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人本乎祖孝莫大於顯揚君體其臣恩莫先於褒䘏上及三世國有彝章 具官曾祖父阿台薩理學貫幽玄德崇端愼西域之版圖既入四方之賢俊咸歸爾以辨慧之才適際休明之運及我定宗之世遂爲皇子之師流慶本支既大興於象教推忠社稷乃繼秉於鈞衡睠爾曾孫益昭先訓是用錫以保德之號表以柱國之勲仍定諡以疏封庶褒生以勸後於戲趙國山河之固既啟爾邦漢朝帶礪之盟尚期爾後英靈如在寵渥其承可

曾祖母

朕維遡本以推恩所以勸忠而教孝矧以曾孫之善繼宜均伉儷以疏封 具位有德有言令儀令皃既來嬪於君子遂鍾秀於諸孫或振響於覺林學推慈濟或著勳於鈞軸世篤忠貞盡從列爵之榮以顯宜家之美於戲魚軒翟茀雖莫及於當年鸞誥

龍章庸追崇於三世尚歆寵命以迪後人可

祖父

大道之興蓋有關乎世運佛教之盛故莫尚於我朝慨想哲人申加卹典具官祖父乞台薩理法之龍衆國之鳳麟稟勇猛精進之資負剛明果銳之氣樹宗風而益振酌法海以彌深福澤之流卒歸後嗣柱石之佐遂為良臣雖已寵於襃章猶未愜於朕志是用表勳著號賜復易名肅建爾於上公式慰爾於下地於戲道長世短既脫履於空華子孝孫賢尚珥貂於奕葉其歆朕命永建乃家可

祖母

風化之本寔肇於閨闈襃卹之章必齊乎伉儷悉畀祖妣爰爾國恩具位秀毓德門家稱賓媛篤生賢哲巍然台鼎之司坐享安榮麟若山河之錫追諸孫而未艾昭德澤之可隆宜進秩封用疏大德於戲非此母而不生此子徒緬想於蓋臣爵其婦而從其夫尚有光於來世爾靈不昧朕命其承可

父

自古哲王咸有股肱之佑惟我世祖居多心膂之臣緬想先猷有如一日宜加褒典以慰九泉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事阿剌渾薩理績

密而溫純明敏而謹慎早親帷幄朝夕輸獻納之忠出共車輿春秋備巡遊之從汲
引天下之士進不隱賢獨綸禁中之機退無泄語總義和於曆象位承弼於鈞衡管
幹學貫天人恒密陳於警戒子房智定儲貳亦預計於基圖能自保其功名人不見
其喜慍當時有全才之目舉朝皆厚德之推美矣流芳惜哉異世是用獻錫功臣之
號榮加柱國之勲茅土開全趙之封公府建維垣之重易名節惠極致哀榮於戲明
良同時慨追懷於既往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咨爾有靈欽于時命可

母在堂

婦人從夫之爵不以生死而異恩臣子事君以忠宜被褒崇之典此蓋國家之制爰
疏閨閫之榮具位婉娩令儀柔嘉維則事舅姑以孝謹然婦德之純教子孫以賢允
矣母道之粹況爾先臣之内助盡開大國之華封於戲翟茀以朝庸示車服之美緑
衣侍養坐膺甘旨之供往服寵嘉益綿壽祉可

章佩丞黑黑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大名路達魯花赤扎馬剌丁贈順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
軍追封魏國公

朕聞明莫明於審勢愛莫愛於保民追惟開國之初每歎忠臣之義有一於此其忍

忘之具官大智若愚沉幾先物方太祖之四伐守西域之孤城慕帝王之有真不諆妻子帥人民而來附各保父兄卒典名藩遂開魏土豈人為之能致信天道之不誣爾子爾孫益陳力於帝室我爵我土宜膺寵於褒章庸極哀榮以昭勸賞於戲積德累行之報既見於今四世五公之隆尚期爾後英靈不爽寵渥其承可

祖父資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阿里罕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

繼述之善往聖之所嘉藩翰之良有國之攸賴人雖遠矣朕甚休之肆申美於褒章用垂勸於來葉具位材兼德備惠與政和五綰郡符若龔黃之再出四持使節如方召之復生危而持顛而扶寒者衣飢者食山無弄兵之盜野有樂業之民惟久歷於外藩亦濟登於左轄材猷未展館舍遽捐方資後嗣之賢莫究前人之報是用表勳著號析爵疏封職躋端揆之榮國錫大名之美於戲生必有死貴身沒而名存善則降祥惟本深而末茂其歆朕命永迪爾孫可

祖母兀魯溫述失氏追封魏國夫人

爵婦以勸從夫之道古之所先與祖而有及妣之文今其可後具位以鳲鳩之德應鳳凰之占作配良臣克就勳庸之美致嚴祀事不違孝敬之誠錫號夫人啓茲魏土

於戲顏繁薀藻幸膺配食之榮茅土山河永享脂田之富淑靈不昧休渥惟歆可

祖母完顏氏追封魏國夫人

繼室之賢必以子孫而貴從夫之爵乃有國家之恩矧在名臣盍頒異數 具位 幽閑素禀柔順自持夙夜不忘警戒之誠春秋克盡蒸嘗之義詩書教子遵女史而勿渝勤儉起家為夫族之所法蓋得之於天者厚宜報之德以豐號爾小君封茲大國於戲惟爾克孝故有子而能忠惟爾克敬故有孫而善繼朕命惟允淑魄其承可

父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赤不刺金贈推忠協恭佐理功

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

世稱顧為良臣其志深矣朕嘗歎求前哲厥迹茂焉一老不遺每懷靡及 具官 學知體用才濟猛寬頃以父祖之資遂際君臣之會敭歷中外垂三十年踐履高華名數千里詩書禮義之府博涉深探庠序教化之原朝論夕講是以綱提目舉草偃風行論貨殖則以足民為先掌銓衡則以得人為本合符出鎮有父母斯民之心攬轡周詢有澄清天下之志遠則郊原春動近則臺閣風生舟楫鹽梅方深期於大用藩籬屏翰遽興歎於云亡爰肆殊恩式加褒典於戲大名魏國以為茅土之封太保上公以示槐班之貴勳號兼美生死同榮歆此寵章廸於後嗣可

母阿木刺氏追封魏國夫人

詩稱鵲巢之德禮有翟茀之儀緬懷輔佐之賢盍隆車服之數具位以爾令族嬪於
高門勤儉孝慈早著閫儀之美貞忠媲懿式為婦道之師俾予良臣克盡忠效可忘
內助之報爰疏大國之封於戲生為邦君之妻榮其至矣沒正夫人之號禮亦宜之
咨爾淑魂歆予休命可

中奉大夫殊祥院使執禮和台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哈直兒

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慎終追遠臣子之至情宜推歸厚之恩庸侈追崇之數具官
賦資剛正立行貞良際遇祖宗之時備盡股肱之力執干戈以宿衛夙夜靡違屬櫜
鞬以從征險夷勿二生未霑於一命德乃種於諸孫是用極五等之封開三公之府
易美名以節惠錫顯號以紀功於戲貽厥孫謀已深嘉於既往繩其祖武亦用勸於
來今靈而有知服之無斁可贈翊衛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仍封梁國公謚
莊襄

曾祖母外剌真

爵賞之制所以旌忠贈卹之恩所以教孝惟爾故臣之配可無寵命之頒具位生而

令儀出於華胄竭勤勞於內助事我祖宗致善慶之多祥施於孫子式示治朝之勸爰開大國之封於戲秩視上公已躋榮於九命恩加三世庶足慰於重泉咨爾淑靈服茲休命可仍封梁國夫人

祖父馬察

恩莫大於報功用昭國家之典禮莫重於尊祖以盡臣子之心維爾舊臣宜膺顯秩其佐天挺英毅世篤忠貞斬將搴旗日闢國於百里披堅執銳身可敵於萬人累聖咸錄其勳勞厚賜優膺於寵澤嘉爾令子為國功臣是用重賜嘉名申加美謚槐佐再開於公府茅封仍胙於梁區於戲生不同時尚想見其風采死而如在顧何惜於襃崇咨爾英靈服予休命可贈忠宣協力功臣太傅儀同三司上柱國仍封梁國公謚桓武

祖母脫脫渥

朕念勳勞之臣舉襃贈之典況貽謀於孫子嘗宣力於國家爰示寵章追崇世美具佐克全貞烈作配忠良勉正其夫致有外攘之績衆賢有子益昭積慶之祥廣疏大國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於戲無德不報宜一品之躋榮有開必先見百年之種德當其靈識歆此殊恩可仍封梁國夫人

父囊加

臣子之忠有殊功於社稷國家之典宜追錫於勳階恩賁幽宮其孚溪號具官桂賢
英爽謀略沉雄忠武得於家傳智勇方於人傑登將壇而作士氣恒收逐北之功銜
使命以覘敵情坐定平南之策始終一節服事四朝蓋嘗居風憲之司亦屢任承宣
之寄屬成廟奄棄群臣之後當聊躬入平內難之時擁戈以啟元戎同祈父之爪士
按劍以決大計若太公之鷹揚信一言以興邦不踰時而定國方倚樞機之任遽興
疾病之嬰出鎮省垣考終里第每念干城之績忍聞鼙鼓之聲嘉爾後人克承先緒
是用開師垣於公府分浚土於王封賜號旌功易名節惠於戲河如帶山如礪傳茅
胙於無窮木有本水有源茂子孫於益永英靈不昧寵命其承可贈推忠靖難翊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浚都王謚武忠

故母何里哈納

國家推報功之恩視勳勞而肆賞婦人有從夫之義沛封爵以齊榮爰錫寵章用光
泉壤具位柔嘉秉德勤儉能家善事夫君克佐外攘之事敬恭婦職使無內顧之憂
既資同體以宣勞宜合齊眉而錫命於戲茅封浚土式開異姓之王花誥金泥庶昭
同穴之義欽予嘉寵慰爾貞魂可追封浚都王夫人

毋也速倫

君使臣以禮昔聞於聖言夫乃婦之天宜從於王爵此蓋朝廷之彝典式昭閨闈之至榮具位起家勤儉持身淑慎相爾君子居多內助之功宜其家人故有降祥之慶惟先正盡忠於帝室故浚都大啟於王封爰肆殊恩以及賢配於戲貂蟬四葉奇勳顯著於旂常鸞誥五花輿壤齊榮於湯沐欽承寵命益介壽祺可封浚都王夫人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大司徒徽政院副使領將作院事張九思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謚忠獻制

功存翊衛睠惟先正之臣國有彝章式舉追崇之典宜頒異渥以賁重泉具官寬厚有容質直好義早逢熙運位登喉舌之司逮事春宮身任羽翼之寄屬奸臣之亂作閉宮門而弗開倉卒之間忠節可尚太皇知其謹慎委任盡其始終世祖嚋其勳庸爰置諸其左右天下誦司馬光之字朝廷推萬石君之風從容乎廟堂密勿乎禁近鞠躬盡瘁猶亮三朝正笏垂紳夸儉一節謀猷方資於啟沃疾病遽得於勤勞雖沒世之有年亦懷賢其無已是用封之東魯建於上公三司同開府之儀八柱表承天之力示崇德報功之澤極生榮死哀之情於戲朕惟圖任舊人天不慭遺耆老九原莫作一品斯崇夫推賢盡誠之謂忠賢德有成之謂獻合茲節惠以著嘉名咨示英

靈服予寵命可

故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戶賈輔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

武威郡公諡武毅制

朕嗣承丕搆緬想先猷惟祖宗之造邦賴英傑之助順或擁城池而奉獻或屬櫜鞬而效忠雖其人之云亡而厥功之可尚宜修播告式示襃嘉 具官 沉毅而敦書驍雄而善戰際遇太祖削平中原崛起燕趙之間以乘風雲之會拒祁陽之與壤當河朔之要衝保而有之莫或侮者知天命之有在挹地圖而來歸朔莫驅馳方致望雲之喜春秋奄忽遽先墜露之零爰命朝廷歸國鄉里虎頭食肉惜萬里之未侯馬革裹尸雖百身而莫贖念言慨歎顯示追崇爰疏上將之榮兼畀丞凝之寵節以壹惠昭其庸勲於戲竇融入朝遂騰聲於漢室鄧禹杖策亦畫象於雲臺著令聞於無窮視古人其何媿凜然英爽服此殊恩可

故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賈文備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和國公諡通敏

制

朕念世德之臣嘉干城之將既戰功之可紀宜爵命之追崇誕告在廷式孚大號 具官 機沉而志洪氣邁而力雄生遇世祖之時號為名父之子赤心報國算靡失於臺

髽結髮從軍戰不閡於敗北受蔡公之節制擢鄭渚之軍聲仗鉞嶺南措遺黎於衽
席提師海上建奇績於樓船鑾璽咸服其威名湖廣繼緒於政事寬柔溫裕有詩書
元帥之風慈愛聰明全豈弟君子之德乞骸骨而勇退及齒髮之未衰恨不同時事
如非日爰頒異數峻䟽一品之榮乃謚嘉名兼畀上公之爵於戲慎終追遠聖哲之
名言崇德報功國家之彝典英魂不昧寵命其承可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事重遙授中書右丞相宣徽使尚服院使知樞
密院事領中正院事歪頭封淇陽王制

勳舊之臣澤宜加於冑胤藩屏之寄恩盍衍於真封寵命匪私彝章斯稱其敷渙號
誕告明廷具官　大器夙成小心日著肯構肯堂材克紹於宣猷如玉如金德式昭於
王度雅有象賢之譽居多事主之勤未嘗富貴以驕人每竭忠誠而許國維爾祖考
茂績紀於旂常錫之山川列爵分於茅土宅淇陽之名壤秩開府之崇儀仍畀金章
增榮華袞於戲纘乃舊服追配前人之光暨余同心永綏先王之祿往欽朕命則予
汝嘉可

交趾批答

鄉世守海邦遠修職貢載馳使介來捧賀章顧方物之屢陳知乃心之克謹茲焉還

邁宜示寵嘉其堅事大之誠以體同仁之意今賜卿某物若干至可領也春寒卿比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試策題　皇慶二年

制曰朕聞治天下之道必本於仁義唐虞三代之盛用斯道也刑罰之施不過輔治
而已朕承祖宗丕顯之業嗣守大寶君臨萬方思得賢士大夫與之共治故延問於
子大夫子大夫誦先聖之遺書深明厥旨夫行仁義必盡心於民事本末先後之敘
究之詳矣其為朕言之朕將擇焉

贊

李士弘真贊

氣禀全晉之豪風流東晉之高落筆雲煙吐辭波濤耽文藝如嗜欲以古人為朋曹
出則父母召杜入則侍從夔皐蓋塵俗所不能侵而軒冕亦不能逃也

參政郝公畫像贊

麟鳳龜龍是為四靈公出瑞世儀於帝廷政柄是參袞職是補進退有道孰余敢侮
巖巖國楨表表人望見者竦然咸曰良相天子知公公豈久閒維伊維呂伯仲之間

雪樓先生畫像贊

嶞山喬嶽降其神長江大河肆其文望之儼然薄夫為敦幅巾褎衣坐鎮雅俗勇冠白簡逐折奸臣蓋凛然如白雪藹然如陽春雖玉帶金魚世以為公貴孰知夫胷吞雲夢者所以為一代偉人也哉

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康里公不忽木畫像

贊

於維國公萬夫之雄篤學力行擇乎中庸夙遇世祖明良相逢以道事君蹇蹇匪躬無言不讐無諫不從舉善若遺疾惡如風誅鋤草萊黍稷芃芃夙夜匪懈以成治功維此治功四方攸同昔唐魏徵相於太宗仁義之效及於鰥痌維公德業千古齊蹤載瞻遺像彷彿音容式昭頌聲以播無窮

長春宮孫真人真贊奉勅撰

澹兮其若川油兮其若雲在天虛兮其若谷粹兮其若玉冲冲兮而無不足服文采冠崔嵬佩寶璐人皆羨其榮而我安若素夫所謂真人者非斯人其孰與耶故天下有道之士皆師尊之况覩其容而即其溫者乎

兵部主事申穆之父伯祥醫學教官畫像贊

盧扁已逝無良醫蒼生有疾醫者誰申君挺出泰山陲力學至老不少衰著書立言補闕遺察脈療病窮毫釐要與人世扶災危此意自足追黃岐惜哉不見用於時空覩畫像令我悲活人有後不我欺我作此語君應知

開府儀同三司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畫像贊奉勅撰

道德之全玄而又玄時而出之溥博淵泉其動也天游其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謂我貴而我不敢爲天下先贊化育而不居寶慈儉以乾乾故佐三公揖萬乘獨立乎方之外而坐閱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頌承命自天穆如清風萬古其傳

夏眞人眞贊

松風兮飀飀石泉兮交流逍遥乎燕坐與造物兮同遊清揚皎其玉雪氣宇凜乎高秋古之仙者不可得而見矣我儀圖之其陶眞白之儔與

平章政事趙公子敬眞贊

侃侃君子之德蹇蹇王臣之風黃閣霜臺夙夜在公古所謂體國之忠然而進退有道弗磨弗涅佐廊廟則不忘於山林在江湖則心存於魏闕古所謂識時之傑噫世之珙璧國之蓍龜微斯人其誰與歸

中峰和尚真賛

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洒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覓贊不可得為師作賛竟

銘

周待制致樂堂銘

子事父母貴養其志孰謂外物而樂可致孝本天性率性即孝具在方册可則可效周君之堂我雖未升載覩斯文孝寔有徵爰作銘詩以頌以勉五十而慕舜也何遠

題跋

書吳幼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饒陽李文卿方佐漣海戎幕一旦請解官歸養是時其父八十餘矣温凊之問甘旨之供又數年而父卒既卒葬之以禮服闋復佐真定戎幕於杭於是文卿亦七十矣告老而歸戎帥苦留之不可奪乃以詩卷使其表弟宋某來徵余言僕開卷見司業吳公之文嗟乎吳公之言憤世嫉賢可為萬世戒而益有以見文卿孝於其親異於流俗萬萬也况文卿之家七世不異爨其所由來蓋亦有自而文卿又能引年致仕視世之貪榮苟祿者何啻霄壤也尤使人敬之愛之不能自已敬書於吳公之序之

後而歸之

七觀跋

七觀者翰林待制袁公桷之所作也何為而作也翰林承旨程公請老而歸袁公作此以送之也送程公之歸而不及乎執手傷離之情顧乃鋪張組織細大靡遺何其勤且博也蓋自枚生始作七發魏晉而下往往追蹤躡影誇奇鬬麗才高者干雲霄博學者漲溟渤後之學者絕響久矣公之此作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將馳騁乎漢魏超軼乎班揚非夫貫通三才博綜百家疇能縝密宏辯若斯其美也僕雖衰老目昏不覺援筆為書一通若袁公不以筆札之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須之義傳之天下後世以為美談云爾

題如上人詩集

詩不可以易言也易於言詩者必其天資超卓學問過人故其為言似平而寔險似淺而寔深故觀者以為易耳四明如上人以詩示僕有仇仁近張仲寔吾子行敘引仇張吾三子者今之善詩者也其於如上人之詩亟稱道之則僕可無言矣然僕才劣獨以詩為難非若三子者易於言詩也唐宋善詩高僧以十數其所以名世傳後者皆不可以易得如上人知其難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僕所以為是言者愛上人

之才喜其言語之工而欲增益其所未至耳上人以僕之言為然耶不然耶

閣帖跋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為教次五曰書書有六藝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與支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內罔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李斯變古篆程邈創隸書隸之為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弊舍繁趨簡四百年間六義存者無幾漢之末年蔡邕以隸古定五經洛陽辟廱以為復古觀者車日數十百兩其後隸法又變而真行章草之說與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行書則劉德升鍾氏胡氏草則崔瑗崔寔張芝弟張文舒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將張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晉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為舉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右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　捐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迹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録三代至唐釐為十卷

摹刻祕閣題曰上石其寔木也旣成賜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木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黄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墨横裂文士大夫或不能盡别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書舖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修許易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苦皆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修内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曆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予因記得帖之由遂撫其本末著於篇

洛神賦跋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

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生胡盧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祿翰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閑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勤也陳公誠磊落篤寔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於松雪齋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宛然是唐人硬黃紙所書紙略高一分來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沉著大乏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椰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椰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真跡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樂府

浪淘沙

今古幾齊州華屋山丘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落空使人愁　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石橋橋下水依舊東流

太常引

水風吹樹晚蕭蕭散髮醉吹簫塵事苦如毛要洗耳時聽舜韶　舊遊何處瓊山銀海宮殿鬱岧嶢誰與共遊敖尚記得仙人子喬

南鄉子

雲擁髻鬟愁好在張家燕子樓稀翠疎紅春欲透溫柔多少閒情不自由　歌罷錦纏頭山下晴波左右流曲裏吳音嬌未改障羞一朶芙蓉滿扇秋

水龍吟　次韻程儀父荷花

凌波羅襪生塵翠扵孔蓋凝朝露仙風道骨生香真色人間誰妒佇立無言長疑遺世飄然輕舉笑陽臺夢裡朝朝莫莫為雲又還為雨　狼籍紅衣脫盡羨芳魂不埋黄土涉江遝去采菱拾翠擕儔嘯侶寶玦空捐明璫偷解相逢洛浦正臨風歌斷一雙翡翠背人飛去

虞美人

池塘處處生春草芳思紛繚繞醉中時作短歌行無奈夕陽偏傍小窗明　故園荒徑迷行迹只有山仍碧及今作樂送春歸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

江城子　賦水仙

冰肌綽約態天然澹無言帶蹁躚遮莫人間凡卉避清姸承露玉杯飡沆瀣眞合喚水中仙　幽香冉冉莫江邊珮空捐恨誰傳遥夜清霜翠袖怯春寒羅韈淩波歸去晚風裊裊月娟娟

蝶戀花

儂是江南遊冶子烏帽青鞋行樂東風裡落盡楊花春滿地萋萋芳草愁千里　扶上蘭舟人欲醉日莫青山相映雙蛾翠萬頃湖光歌扇底一聲催下相思淚

點絳唇

昏曉相催百年窗暗窗明裡人生能幾贏得貂裘弊　富貴浮雲休戀青綾被歸與未放懷煙水不受風塵昧

水調歌頭 與魏鶴臺飲芙蓉洲年成甫用東坡韻見贈走筆和之時乙已中秋也

行止豈人力萬事總由天燕南越北鞍馬奔走度流年今日芙蓉洲上洗盡平生塵土銀漢溢清寒却憶舊遊處回首萬山間 丁亥秋與成甫會八詠樓故云　客無譁君莫舞我欲眠一杯到手先醉明月為誰圓莫惜頻開笑口只恐便成陳迹樂事幾人全但願身無恙空對月嬋娟

水調歌頭 和張大經賦笠荷

江湖渺何許歸與浩無邊忽聞數聲水調令我意悠然莫笑盆池咫尺移得風煙萬頃來傍小窗前稀疏淡紅翠特地向人妍　華峰頭花十丈藕如船那知此中佳趣别是一壺天倒挽碧筩釃酒醉臥綠雲深處雲影自田田夢中呼一葉散髮看書眠

虞美人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澹澹鳥飛中　海門幾點青山小望極煙波渺何當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

後庭花

清溪一葉舟芙蓉兩岸秋采菱誰家女歌聲起暮鷗亂雲愁滿頭風雨帶荷葉歸去休

浣溪沙李叔固丞相會間贈歌者岳貴貴

滿捧金卮低唱詞尊前再拜索新詩老夫慚愧鬢成絲羅袖染將修竹翠粉香吹上小梅枝相逢不似少年時

月中仙應制

春滿皇州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花苑柳映仙仗雲移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鳴鳳簫韶樂奏德與和氣遊天生聖人千載希有　祥瑞電繞虹流有雲成五色芝

生三秀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進長生春酒願皇慶萬年天子與天齊壽

萬年歡 應制

閶闔初開正蒼蒼曙色天上春回絳幘雞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珮鳴鞘靜嵩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　殊方異域盡來滿彤庭貢珍皇化無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歡欣歌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

萬年歡中呂宮 元日朝會

天上春來正陽和布澤斗柄初回一朶祥雲捧日萬象生輝帝德光昭四表玉帛盡梯航來會彤庭敵花覆千宮紫霄鵷鷺徘徊　仁風徧滿九垓望霓旌緩引寶扇徐開喜動龍顏和氣藹然交泰九奏簫韶舜樂獻尊舉麒麟香靉從今數億萬斯年聖主福如天大

長壽仙道宮 皇慶三年三月聖節大宴

瑞日當天對絳闕蓬萊非霧非煙翠光覆禁苑正淑景芳妍綵仗和風細轉御香飄滿黃金殿喜萬國會朝千官拜舞億兆同歡　福祉如山如川應玉渚流虹璇樞飛

鼉八音奏舜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輦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壽
與天地齊年

太常引

弄晴微雨細絲絲山色淡無姿鄉絮飛殘荼蘼開罷青杏已團枝　闌干倚遍人何
處愁聽語黃鸝寶瑟塵生翠鎖香減天遠雁書遲

人月圓

一枝仙桂香生玉消得喚卿卿緩歌金縷輕敲象板傾國傾城　幾時不見紅裙翠
袖多少閒情想應如舊春山澹澹秋水盈盈

木蘭花慢 和桂山慶新居韻

愛風流二陸曾共住屋三間算京洛緇塵平原車騎爭似身閒一區未輸揚子更友
于室邇足清歡庭下新松楚楚籬邊細菊班班　白頭相對且團欒杯酒借朱顏任
醉後長歌笑時開口樂最人寰功名十年一夢記風裘雪帽度桑乾幸喜歸來健在
放懷綠水青山

木蘭花慢 和李賀房韻

愛青山繞縣更山下水縈回有二老風流故家喬木舊日亭臺梅花亂零春雪喜相

逢置酒藉蒼苔拚卻眼迷朱碧嘶無筆瀉瓊瑰　徘徊俯仰興懷塵世事本無涯偶
乘興來遊臨流一笑洗盡征埃歸來算能幾日又青回柳葉燕重來但願朱顏長在
任他花落花開

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傳玩公薨幾二十年矣而平生所為詩文猶未鏤板今從公子仲穆求假全集與友原誠鄭君再加校正凡得賦五古詩一百八十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百四十雜著五序二十記十二碑誌廿六制誥批答策題廿五贊十銘一題跋五樂府二十總五百三十四并公行狀謚文一卷目錄一卷合為一十二卷亟鋟諸梓置之家塾俾識者得共觀焉至元後己卯良月十日花溪沈璜伯玉書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十終

海上 後學 曹 培廉 敬三 校

四言詩

題李侯詩卷 翩翩者鶴美孝子也

翩翩者鶴爰飛爰止其下維何曰有孝子伊人之生無父何恃父罪當刑子代之死
翩翩者鶴載翺載翔其翔維何孝子之祥母目有眚子舐使明亦既明止我心則降
翩翩者鶴載飛載下伊人之生孰無父母孝哉李侯為人所難咏言嘉之使我慨歎
帝命曰咨咨爾李侯錫爾寵祿惟德是讐壽設孔寍百福來求子孫其昌世濟厥休
侃侃李侯國之舊臣維孝維忠萃於一門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作此好頌以勗我人
翩翩者鶴五章章八句

序

御集百本經序奉勅撰

蓋聞滄海之大一勺可以知其味玄天之高土圭可以測其景所謂聞一而知十執簡以御繁殊途而同歸分殊而理一者也佛以一音演說妙法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廣博淵深莫知涯涘圓融權實未易概量散於大藏之中歛於無言之內皆所以敷

揚至理究竟真空括萬法而靡遺歷曠刼而恒在施群生之藥石作彼岸之津梁兼體用而並行故列敘於三藏憂性資之異等故分别於三乘非聖哲莫究其宗非英才莫燭厥義頓悟者以言語為末泥象者起文字之麈徒使幽玄悉歸汙漫況於愚昧益墮渺茫非資上聖之照臨孰憫迷途而開導弘通無礙利益有情皇上法天聰明齊佛知見爰以萬機之暇深絲內典之微乃取諸經共成百卷釐為十帙歸於一乘隱奥兼明廣大悉備繙閱者不難於寓目誦讀者亦易於銘心可謂設網而提綱挈裘而知領以因因而證果果由本本以達原原警人欲之横流契佛心之正覺所願在天列聖同證菩提皇太后益增福壽普及沙界咸獲勝因乃命臣僧明仁刊板流布仍俾微臣孟頫製序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慙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杼讚歎之誠謹梓御集百本經總目列之卷首云至大四年十月序

農桑圖序奉勅撰

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圖上披覽再三問作詩者何人對曰翰林承旨臣趙孟頫作圖者何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臣楊叔謙上嘉賓久之人賜文綺一段絹一段又命臣孟頫敘其端臣謹奉明詔臣聞詩書所紀皆自古帝王為治之法歷代傳之以為大訓故詩有七月之陳

書有無逸之作七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穫稻又曰十月滌場皆農之事也其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皆婦工之事也無逸之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二者周公所以告成王蓋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也欽惟皇上以至仁之資躬無為之治異寶珠玉錦繡之物不至於前維以賢士豐年為上瑞嘗命作七月圖以賜東宮又屢降旨設勸農之官其於王業之艱難蓋已深知所本矣何待遠引詩書以裨聖明此圖寔臣源建意令臣叔謙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桑為廿有四圖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正豳風因時紀事之義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憐帖木兒用畏吾兒文字譯於左方以便御覽顧臣學術荒陋乃過蒙聖獎且拜綺帛之賜臣既序其事下情無任榮幸感恩之至

為政善惡事類序

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應若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乃天理之自然毫髮無爽者也人之生也性本皆善中人以上固不待勉而後為善中人以下或移於氣習或狃於利欲迷焉而不知復學焉而不知警惡日積而不自知及乎天定禍不旋踵凡人皆爾而仕宦者尤不可以不慎蓋士大夫受天子命位於州

縣之上權足以威衆而事足以及物善固易宣而惡亦易播然為善者安富尊榮澤流子孫為不善者毒流衆庶身世殄絶可不懼哉此括蒼葉君為政善惡報應事類之所以作也此書之行其亦有關風而善者乎葉君名留字景良觀其用意可知其為善人已延祐六年十一月序

送張元卿序

延祐三年夏五月松潘宕疊威茂六州宣撫張元卿拜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將行來求余言余觀元卿恂恂有儒者之風蓋嘗學於蕭先生之門則於其理道當深知之矣余復何言哉雖然僕之意篤忍而不言不誠也故遂言之國家之設守令本以為民也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使守令皆循良民安於田里無嘆息愁怨之聲雖不設官以糾之可也然而守令或不肖不能宣上德意視民如仇而後廉訪司始不可無矣故曰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南海去京師萬里民之沾聖化也難僕行矣數路之廣守令數十百人必有賢者僕舉之使為善者益勸為惡者益知所畏而不敢為常使之知國家不得已而設廉訪司之意則其自待也必厚自待也厚則必强為善而重為惡若夫持之若束褫冠裂裳日以箠楚從事則余懼非儒者之政也元卿其擇焉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聖上即位之二年以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於五臺山上春三月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懷往相其宜公奉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臺僧錄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金橋聖燈菩薩獅子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文士容有增飾未之信也十七日訖事言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旨至五臺山鳩工興事祠后土龍王公時行初獻事奠畢寺東南有雲氣如兠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薩升降出沒至於旌旛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一時同行者若中殿所遣使若軍官若從者役徒莫不具睹廿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復見光景如獻奠之日日既西還自山中方據鞍次復見如初行三十里餘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孟頫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短見淺聞莫不以為誕然古書所載亦往往而有不可盡以為怪而非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有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祇猶能感動於二公況以公之忠誠銜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能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也遂略記其概以為山中故實云元貞元年六月十

一日記

重修觀堂記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覺妙明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群迷者不遺餘力眾生因心有想因想有妄埽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修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邑往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為宏敞池水竹樹莊嚴靚深蓋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澧王師撥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頹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澒洞奸民乘之剽竊摧剝棟宇傾圮風雨不蔽跡見日星暨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吾邦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眾咸曰非雲巖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孟齊深以為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己勵躬振飭補葺由是聲譽籍甚聞於總統所總統所賢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巖乃殫志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巖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乃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僝工因寶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瓴甓之破缺者完之榱桷之毀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備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光彩奪目父老與

歎謂適厥初而舉栢紅蓮清涼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修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所雲巖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觀天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能致饒公則瓦礫茂草亦已久矣其能興建於積壞之餘哉余嘗嘉饒公之為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雲巖名廣饒俗姓陳氏長興之蘆磯人也大德元年九月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奉勅撰

延祐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言臣僧往年遊江南歷禪剎多矣獨天目山大覺正等寺為高峰妙禪師道場地勢清高人力壯偉冠杭州一大伽藍而高峰之道遠續諸祖座下僧常數十百人皆清齋禪定有古叢林之風高峰没寂其教至於今不少衰獨寺未有紀載之文臣僧請下文學之臣文之以刻諸石誠盛世一盛事也於是詔臣孟頫汝為文以記之臣謹按天目山在杭州於潛縣為浙右群山之宗圖經云廣八百里高三萬餘尺界乎杭湖宣城之間窮巖幽壑雪古雲深仙人神龍之所窟宅大覺正等禪寺居山之蓮花峰高峰禪師名原妙吳郡吳江人早得法於雪巖欽公臨濟十七世孫盡得瞿曇氏靈明真覺之要行業孤峻機用險絶影不出山者三十年道風日馳遠方學徒如西域南詔不遠數萬里雲縻水赴師

悉拒不納至檮巖席草以依師至元辛卯故兩浙運使臣瞿霆發嚮師道望謁師於
獅子巖之苑闕仰扣玄音心領神悟恍若宿契歎禪衲之至無所於容概然有建寺
之志迺割鉅莊先後凡二百頃有畸及買山田若干指其歲入首創梵宇命嗣法沙
門祖雍洎久參上首弟子等各盡才能以董其役當是時山靈地媼見聞驚異大奮
神功禔奇材揭巨石不容有所藏而獻之閱五年則廚庫大殿輪奐參差宛如天降
師之時至囑祖雍攝住持而告寂焉衆心悲感檀户益張走斧飛斤鼓舞群力千楹
萬礎海湧雲騰與夫雕鏤髹飾陶治丹雘百爾咸臻大德庚子成宗皇帝首降玉音
作大護持至大戊申締構之功充擴大備高閣周建長廊四起飛樓湧殿之雄麗廣
堂邃宇之靚深像設鼓鐘之偉奇金繩寶鐸之嚴整凡庖湢寮舍床榻器用所求皆
足是歲開堂臣霆發大營齋饌煙包雲衲遐邇奔湊會者數萬指坐立圍繞譚影山
齋梵音雷動人天交贊得未曾有臣聞覺樹垂陰曇華現瑞以甘蔗種哀憫群迷乘
積生大願輪不起寂場遍入塵刹未搖舌本大闡玄音大聲光震耀雖日麗霆轟不
可為比道場塔廟曾不期建立而二千餘年後先出興凡大林深藪覩史夜摩忽從
地涌惟囿知所自者既疑且駭異議紛然殊不知大願輪中真實種子時緣既偶如
春發榮萬卉千葩不知其萌而萌矣嘗攷竺墳覺之為義有始有本有頓有圓惟破

有法王坐靈鷲山竪秉佛權目之為大覺已而飲光傳之曹溪唱之臨濟握金剛王劔以振之高峰得此而迹愈晦聲愈彰能大其家世臣霆發慕此而割膏腴樹禪宮曲盡施心了無難色信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國脉祝聖算隆佛運利含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黃花盡真如體白雲青嶂咸大覺場生佛未具已前不曾欠少豈待梯空架險破山壓石而為之耶對曰道場之興覺其所以迷也迷之不反安知塵沙法界為大覺場其或徇緣而趨勝逐境以滋塵既昧覺因轉增迷倒佛化豈若是哉遂併書之以為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余退食坐草堂有比丘尼謁余而言曰福聚所居福壽禪院者自五代以來古剎也歷宋至金而吾師雨公以佛法道行為叢林表當時戚里貴人以禮延致者甚衆大朝龍興崇重佛法遣使者馬侍讀妙選天下僧尼而吾師寔在選中復請住福壽院福聚因緣祖師之遺蔭濫主斯席不忍所以傳久遠則古迹易泯師德不彰福聚心寔懼焉願公作為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愍之志余問之曰若所言著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囊中出三紙書其一則聖朝選僧尼使者請其師雨公疏也其二則金駙馬都尉與其公公主請雨公住積慶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存留院額

勅牒也余一再觀之皆真寔不虚按周世宗即位之明年癈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今勅文云齊州奏福壽禪院殿宇頗多尼衆不少乞存留者正其事也嗟呼自古王侯公卿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不可勝數往往無幾何時皆已灰滅而不可紀而此院歴周而宋而金至於今日數百年間常住不毀況濟南自宋南度以來數罹兵火故雖顯宦之家亦多不知其上世名諱與其姓氏所出而二三比丘尼乃能殷勤鄭重於膠膠擾擾之中收拾前代遺文以為故事與五代史記相表裏豈不可嘉尚哉至若雨公之德行已載在兩疏中余嘗至其院尼衆肅若行其廷草木沃若而升其殿堂香火馥若以是推之其師必不碌碌矣宜其見重當時傳法後世非偶然也院去南城幾步入南門西行幾里許由周以前院之所始不可知今為屋凡若干楹垣墻之内凡若干畝佛殿僧堂齋舍庖廩悉具視五代時當小滅而視他院尚完整也初雨公自金泰和間賜號通慧大師金遷於汴賜號慧嚴大師至大朝號圓明大師後改妙嚴大師俗姓郭氏禹城人也七歳出家嗣其法者名皆從福曰福祐曰福慶曰福聚今院主求文於余者也曰福寳曰福順曰福恩曰福成福之嗣名皆從善曰善欽善淵善義善因善照善静善端善玉善秀善泉善廣善仙善珎善金善之嗣名皆從慧曰慧錦慧滿嗟呼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為人子孫不能使其

祖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冢當盛暑中命工礱石不憚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德不傳余雖懶且拙欲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情故遂為記且俾刻此三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師傳授之意後之覽者庶有攷焉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奉勅撰

惟上帝降大命於聖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起自朔方肇基帝業兵威所至罔不臣服蓋以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為之子睿宗躬擐甲冑翦金河南雖不及撫有多方篤生聖嗣是為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聰明冠古無遠弗燭雄略蓋世而神武不殺命將出師不再舉而宋平九域分裂者餘二百年一旦一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員之大古所未有於是治曆明時建官立法任賢使能制禮作樂文物粲然可紀中統至元之間海內晏然家給人足而又妙悟佛乘欽崇梵教慈惠之德洽於人心肆世祖之享國三十有五年施及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正位儲宮仁孝而敬慎問安視膳之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至元廿二年裕宗陟方未幾順宗昭聖衍孝皇帝亦遽賓天三十一年世祖登遐當是時徽仁裕聖皇后不動聲色召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大德二年武宗撫軍於北

今上日侍隆福怡言思之摩手撫之擇師取友俾知先王禮樂刑政為治國平天下之具思莫大焉四年裕聖上仙皇上追思罔極因念在世祖時帝師八合思巴弘闡佛法故我得聞其義捨歸依三寶修崇冥福將何以盡吾心始建佛殿於大都既而之國覃懷屬成廟登遐內難將作上馳至京師先事而發殄殲大憝封府庫奉符璽清宮以安太后遣使以迎武宗武宗既踐祚以上至德偉功不踰月而立上為皇太子上緬懷疇昔報本之意乃命大創佛宇因其地而擴之凡為百畝者二鳩工度材萬役並作置崇祥監以董其事其南為三門直其北為正覺之殿奉三聖大像於其中殿北之西偏為最勝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為智嚴之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二殿之間對峙為二浮圖浮圖北為堂二屬之以廊自堂徂門廡以周之西廡之間為總持之閣中寘寶塔經藏環焉東廡之間為圓通之閣奉大悲彌勒金剛手菩薩齋堂在右庖井在左最後又為二閣西曰真如東曰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為二殿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合為屋六百間盤礎之固陛戺之崇題楶之騫藻繪之工若忉利兜率化出人間凡工匠之傭悉皆內帑一毫不役於民既成賜名曰大普慶寺給田地民匠碓磑房廊等以為常住歲收其入供給所須上既即大位崇祥監臣請立石紀事勑臣孟頫等為文垂示久遠臣聞佛教福田之中以三寶為

最勝福田皇上深資祕典建寺造像書經飯僧凡此勝因所以資裕聖賢祖宗在天之靈證無上覺今皇太后怡愉康强享無量福壽其餘澤所被至於海隅黎庶法界會靈咸獲安樂功德可數量哉臣等謹稽首再拜爲之頌其詞曰

皇元應運誕受萬方帝以聖承於前有光明明天子神明八葉德盛功富豊有天業維茲大業太祖經之世祖皇之天子康之於赫皇武皇武桓桓聖謨孔神神器斯安有梁之載有作其彬典章具舉煥乎堯文道冠百王仁覆群生宏觀英圖日臻太平粤昔裕聖功在社稷我報之圖天乎罔極惟覺皇氏是大神力人天共依是資福德乃卜陰陽相地柔剛歲吉辰良大匠是將乃斲乃繩築構遄與務殫乃心毋費是繩役者謳歌相厥子來匪民是虐一須國材有恭其宇有踐其廡有楹維旅金鋪雕畿瞿瞿其蹲劇劇其廉秩秩其正於桀其嚴截嶭聖容瑞相儼然是信是崇獲福無邊獲福無邊聿歸裕聖嘉與慈闈或晉其慶皇帝孝仁永命於天聖子神孫繼千萬年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奉勅撰

師名行滿號萬山俗姓曾氏其先出東魯蓋曾子之後遠祖仕江右遂爲吉州太和人父諱應龍字拱辰號翠庭先生縣科舉入仕母樂氏師生而穎異不爲兒嬉齠齔日記數千言學問之暇常默然宴坐有出塵之態先生曰此兒非吾家可有遂捨送

雲亭薦原彌陀院爲童行名福可將九歲甫一師自念曰佛祖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我等溺於塵勞何日撥去絜包笠北遊首登五臺至元庚辰至仰山有會心處遂留雜髮禮澤庵公爲師更今名受具於大同大普恩之圓戒自是處叢林中策勤砥礪爲衆之念甚於爲己旦夕參叩素庵礪公至忘飢渴之節寒暑之變素庵深器之一日激之以洞山寒暑因緣師應聲云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刀斧劈不開我又如何說庵云畢竟如何師云紅爐一點雪庵云別別師云有什麼別處庵云若能恁麽會方始契如如師抗聲曰錯捲耳而出庵付之以衣頌曰從我十年談塵尾策勳一日占鰲頭如今分付無文印續焰聯芳萬古秋時至元庚寅歲也爾後復參雲門臨濟皆能得其骨髓大德癸卯仰山之學者請師歸住舊隱師以青州大刹非小因緣力辭衆等之敦日欲逃不可不得已升堂說法演無量義自是叢閩大振四方求法者歸之如流水有僧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德使大司徒輦真吃剌思想蘖禪道友王公貴人皆稽首歸敬武宗皇帝在北邊時下令施鈔萬貫遣文殊菩薩像既即位駕幸其寺施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六萬貫賜號佛慧鏡智普照大禪師勅尚方造織成金龍錦緣僧伽黎大衣窮極工巧經歲乃成召師至禁中出以賜焉今上在春宮嘗三幸其寺命有司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明遠觀光二亭以備臨幸洎登極亟命工部

尚書臣鄭伯顏領大匠修其寺凡土木之故而敝者圖畫之久而漫者咸易而新之旁繚崖石以方廣其基高者至百餘尺進普賢觀音像增建堂殿亭臺凡幾格供張什器之物靡所不備樹碑於門頌天子聖德既又賜蘇杭水田五千畝為常住業又固安州鵲臺福嚴寺自木庵公沒後為它人所有師奏得旨復歸仰山為下院云皇慶元年制授師銀青榮祿大夫司空師之大弟子曰覺用曰善興曰文祥曰海深曰思賢曰圓中曰福添曰廣壽各能弘揚宗旨主席名山其門資之盛具列碑陰素庵之徒曰正義正義之徒曰圓玉傾心竭力謀立石以紀師行業且彰天子寵錫之渥臣伯顏以聞詔曰可乃命臣孟頫為文書於石謹按棲隱寺始建於遼至師為二十六代臣聞浮屠氏之道言其廣大則無所不容言其變通則無所不入以無生為有生之本以不用為大用之原至矣哉非言語之所究也皇元建國之大盡天地之所覆載倫別類分悉為臣妾出於水土藏於山澤悉為府庫數十年之間斯民不聞鼙鼓之聲以聖繼聖以明繼明使民不知日趨於為善浮屠氏之道大矣夫道無盛衰所以盛衰存乎其人自四海一家梵僧往往至中國而師出於江左能以其道鳴於京師以承天子之寵命真世所希有銘曰

峨峨仰山如青蓮華中有寶坊古佛之家天王衛門地神扶棟參差珠閣歲[illegible]金鳳

鬱鬱青松羅蒼玉林清風過之振海潮音住此山中有大禪老宴處寂靜萬緣皆了
天子時巡樂此境勝謂師之道與境爲稱乃施重寶增飾厥宇結構崢嶸翕軒鳳翥
師道既弘帝眷益隆位以司空實古三公師以佛心爲國回嚮徧河沙界功德無量
天子謂臣時汝能言勒碑此銘惟千萬年

五兄壙誌 代姪作

先君諱孟頖字景魯姓趙氏宋秀安僖王至先君六世矣宋南渡自大梁來居吳興遂爲吳興人曾祖諱師垂宋太師新興郡王謚恭襄妣莊氏衛國夫人祖諱希永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贈通議大夫妣鄭氏碩人考諱與訔宋正議大夫戶部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碩人生母丘氏先君童學寡言年十四以侍郎蔭補承務郎咸淳丁卯請國子監舉免銓庚午差知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是歲以度宗祀明堂恩轉承奉郎甲戌以幼主即位覃恩轉承事郎臨平考滿授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未上宋歸於元宦情素薄浮沉里閭不求仕進日以翰墨爲娛書九經一過細字謹楷人傳以爲玩喜與名僧遊書蓮花華嚴楞嚴圓覺金剛諸經皆數過明窗淨几焚香瀹茗四時花草婆娑愛賞欣然自得大德乙丑五月瘍發於背竟不起嗚呼哀哉先君生於辛亥七月十七日卒於乙巳五月念三日享年五十有五娶陸氏故吏

部尚書陸公德輿之女先三十年辛子男五人由辰次由宣從浮屠法祝髮爲比丘次由宿由宓由賓女三人其二已嫁其一爲比丘尼孫男二人鄰老順孫孫女三人皆幼由辰等以是年八月甲申忍死奉柩合葬烏程縣蘇灣方屏山遵治命也　遠日薄未能乞銘於當世君子姑誌梗槩納諸幽孤哀子由辰等泣血謹書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孫自齊避難於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栖賢考諱伸字直夫妣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夫人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佳壻余與公同里閈公又奇余以爲必貴故夫人歸於我至元廿四年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闕自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與夫人偕至京師既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偕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舉江浙儒學滿任遷泰州尹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夫人亦同至闕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上即位特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郡夫人皇慶元年請假歸爲先人立碑夫人亦以管氏無丈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即故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俾道士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記次年使者薦至於是夫人復從余入朝延

祐四年余入翰林爲承旨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舊所苦脚氣疾作上遣太醫絡繹胗視六年增劇聞於上得旨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行至臨清以疾薨於舟中年五十八嗚呼哀哉余與子雍護柩還吳興是歲　月　日葬德清縣東衡山之原禮也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夫人天姿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翰墨辭章不學而能處家事内外整然歲時奉祖先祭祀非有疾必齊明盛服躬致其嚴夫族有失身於人者必贖出之遇人有不足必周給之無所吝至於待賓客應世事無不中禮合度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又嘗畫墨竹及設色竹圖以進亦蒙聖奬賜内府上尊酒嘗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兩宮可謂榮矣夫人之亡内外族姻皆爲之慟嘗與余游者莫不流涕則夫人之德可知已

銘曰

夫人云亡夫喪賢婦子失慈恃家無内助嗚呼夫人古之烈女仁智賢明傳指莫數翰墨之工受知聖主通籍東朝得謁太母婦人之榮可謂至極碎璧貫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況於夫婦天實爲之誰謂荼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爲同穴百世無易

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婉之德萬古是式

疏

五臺山寺請譓講主講清涼疏

說方便法開方便門誘群生於漸悟住清涼山講清涼疏演諸佛之真乘須得碩師庶開後覺恭惟性天開廓心月朗明萬論千經皆為正受七處九會久已圓融偏恒河沙覆以廣長之舌作法界觀普宣微妙之音香風吹天雨之花甘露灑海雲之會請升猊座便發麈談寶光現五臺讚佛恩之難盡金輪鎮萬國祝聖壽之無疆

請雨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聖安名刹鐘鼓振乎十方禪門正宗衣鉢傳乎六祖必得人天之共仰乃為道俗之同歸伏惟枯木寒巖澄江孤月道心無礙非較音色相之求諸性本空在文字語言之外雷音響處驚悟群生甘露灑時潤沾庶品顧禪關之虛久徯杖錫之來臨敢望慈仁俯從眾願闡第一義覺佛日之增明惟億萬年祝皇圖之永固

幻住庵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昔阿難為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徵心究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宣般怛羅之真言顯大神通有勝功德當幻住道場之新建宜真乘法寶之莊嚴黃金

研為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賤為土舍百千石以何難長者但發肯心貧道便成勝事百寶光聚燦爛發於毫端千葉蓮開芬香遍於沙界祝吾皇之聖壽增施主之福田

請讌講主茶榜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椀聽石鼎之松風請陳鬬品之奇功用作齋餘之清供恭惟心如止水辯若懸河天雨寳花法潤普沾於衆渴地生靈草清香大啟於群蒙性相本自圓融甘苦初無差别雪山牛乳分一滴之醍醐北菀龍團破大千之夢幻舌頭知味鼻觀通神大衆和南請師點化

題跋

題東老事寔後

白酒釀來緣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呂仙翁此語似若猶有世俗相推奬之意然至於散盡黄金便覺蟬蜕汙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東老能爾豈非仙材世人愛惜錢物如護性命殊不知為飛空下視者之所憐憫佛説遺教經亦云不知足者為知足者之所憐憫故我説法亦復如是

紀夢嵇侍中

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舘於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也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

曾祖考師垂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恭襄大元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衛國夫人莊氏追封吳興郡夫人

祖考希永故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贈通議大夫大元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碩人鄭氏追封吳興郡夫人

考與訔故宋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歸安縣開國子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元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妣碩人李氏生母丘氏並追封魏國夫人

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實生孝宗始賜第居湖州故公為湖州人祖考太常府君早卒無子祖妣夫人鄭氏選同宗子為之後魏公本出蘭溪房時侍兄殿撰與訔倅湖州夫人一見愛其凝重曰是真吾子況昭穆又相當乎遂以上聞內降許之公魏公第七子也魏公薨公始十一歲生母丘夫人董公使為學曰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覬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語已泣下沾襟公由是刻厲晝夜不休性通敏書一日輙成誦未冠試中國子監

法眞州司戶參軍皇元混一後閒居里中丘夫人語公曰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公益自力於學時從老儒敖繼公質問疑義經明行修聲聞湧溢達於朝廷吏部尚書夾谷公奇之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至元丙戌十一月行臺治書侍御史程公鉅夫奉詔搜訪江南遺佚得廿餘人公居首選又獨引公入見公神采秀異珠明玉潤照耀殿庭世祖皇帝一見稱之以爲神仙中人使坐於右丞葉公李之上耶律中丞言趙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薦之使近左右程公奏曰立賢無方陛下盛德今耶律乃以此劾臣將陷臣於不測上曰彼豈子何知顧遣使侍臣傳旨立逐使出臺毋過今日立尚書省命公草詔書揮筆立成上問知其大旨喜曰卿得之矣皆朕心所欲言者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公適侍立左右上命公往共議衆欲以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處死公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廿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雖改中統爲至元歷廿年後則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二物乃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人所造施於邊徼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又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或者以公爲宋宗室少年初自南方來詆金法不便意頗不平刑部郎中楊某作色

而起讓公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之計贓公以為非是豈欲沮至元鈔耶
昔金人定法亦與大儒共議豈遽無如公者公曰法者人之命議有重輕則不得其
死某奉詔預議心有所不可不敢不言中統鈔虛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
有是理哉君言不揆於理徒欲以勢相陵何也楊有愧色既出謝曰某之失在於不
學公之言是也上命時宰位置公初擬尚書吏部侍郎參議高明持不可丁亥六月
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公總天下驛置使客飲食之費一歲之中不過中統鈔二千
錠此數乃至元十三年所定計今物直高下與是時相去幾什餘倍使者徵發有司
請事及外國貢獻非時往來亦日以加多吏無以給之强取於民僻縣小市買衙殆
絕旦暮喧爭不勝其擾請於中書增至二萬錠至元鈔法滯澁不行遣尚書劉公宣
與公乘傳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公深以為衣
冠之辱力辭桑哥以威逼公不得已受命雖遍歷諸郡未嘗笞一人還朝桑哥大以
譴公然士大夫莫不誦公之厚德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所為不法詔遣虎臣
按問葉右丞執奏以為不可不聽公進曰趙全在平江為政貪暴固當治然虎臣前
守此郡多强買人田縱賓客為奸利全數與之爭結怨至深虎臣罪幸在赦前若遣
之即訊必假公法以報私仇甘心於全所問縱實人將疑其不然上悟乃遣他使桑

哥為丞相鐘初鳴即坐尚書聽事六曹官後至者笞公偶後至斷事官引公受笞公突入都堂訴之右丞大怒責桑哥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之以廉恥教之以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慚慰遣公使出自是所笞者唯曹史以下上聞公貧賜中統鈔五十錠庚寅五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傷者數萬人上深憂之時駕至龍虎臺遣平章阿剌渾撒里公馳還京師召問集賢翰林兩院官致災之由戒毋令桑哥知諸公畏桑哥終不敢言及時事徒泛引經傳以為天道幽遠五行災異之言多出於附會唯慎修人事以應之而已先是桑哥建議遣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糧錢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州縣別置牢獄逮捕人晝夜鞭笞械繫者相屬於道大家巨室無慮悉破壞甚至逼人妻女為娼風俗為之大變一時諸使所至徵取尤甚富人逃入山林發兵捕之率眾拒捕則又疑其竊發兩河之間群盜數萬人名為理算其實皆無名橫斂强集之於民勢燄熏灼無敢沮其事者公素與阿剌渾撒里公善密告之曰今理筭錢糧民不聊生地震之變寔由於此宜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彌阿剌渾撒里公奏如公言上悅從之詔具桑哥會兩院諸公於都堂舉目圖視諸公辭易屏息不敢出氣公前讀詔書阿剌渾撒里公為譯者讀至除免逋欠桑哥怒搖手

以為不可且謂必非上意公曰凡錢糧未徵者皆無用虛數其人死亡已盡何所於取非及是時因詔書除免他日言事者倘謂尚書省界失陷錢糧數千萬丞相何以自解詎不爲已深累耶桑哥悟乃曰吾初不知其意如此詔下之日萬姓大悅有蘇息之望焉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如公對曰夢炎向與臣父同在宋朝是時臣甫數歲其或忠或佞臣所不能知今幸得夢炎同事天朝夢炎為人性重厚篤於自信思慮甚遠善斷國事有大臣之器李所讀之書即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能臣亦無不知無不能上曰卿意豈以夢炎賢於李哉夢炎在宋狀元及第位至丞相賈似道懷讒悞國罔上不道夢炎徒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主聽李布衣之士乃能伏闕門上書請斬似道是李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若好己勝者剛直太過故人多怨焉卿以夢炎父執友故不敢斥言其非今朕既得卿之情可為朕賦詩以譏刺夢炎公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善卒章之意歎賞不已公出見徹理奉御在帳殿側告之曰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夢炎不能言之桑哥誤國之罪甚於似道我輩不能言他日何以免責弟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觀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去殘賊此仁人之事也公必勉之

徹理公曰今災變屢見民多流亡盜賊徧海内皆桑哥聚斂之所致此吾所爲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幸教我以有機可乘殆天爲之遂徑至上前極數桑哥之惡百倍似道不亟誅之必亂天下上大怒命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委頓於地少頃復呼而問之其對如初已而大臣亦有繼進而言者上大寤遂按誅桑哥他日徹理公與公論及此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公之力也尚書省罷大臣多以罪去中書參政賀伯顏奏臣不通文字大事不敢專决今案牘盈積四方奏請或利害所繫不以時報臣愚常恐得罪不久願陛下早擇輔相以幸天下上周視左右乃屬目於公曰卿宜亟至中書參決庶政以分朕憂公辭上慰勉再三公終辭不拜上問翰林學士閻復集賢學士宋渤二人如何公對曰皆非相才也是日京師傳公已入中書莫歸賀客塞門公謝遣之乃稍稍引去有旨許公出入宮門無間每見公語必從容久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公聰明絶人剛正有守敢爲直言數有意大用公自惟若進處要地必爲人所忌故輒遜辭然侍上言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及上嘗問公曰卿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公對曰臣趙太祖十一世孫上曰趙太祖眞英主其行事卿知之乎公對曰臣早失所怙長老不以語臣臣不能知上曰趙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諭卿又嘗謂公曰朕年老聰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必與俱入或行事過差

或意淺欺罔卿悉為朕言之朕方假卿自助卿必盡力公謝不對自是稀入宮中方
請補外壬辰正月進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奥魯總管闕
官公獨署府事隨事決遣輕則諭解訟者稀少府事清簡或經月無繫囚有元掠兒
者役於鹽官不堪作苦竊逃之旁郡其父疑共役者殺之荒澤之間得遺骸馬刀斧
之餘唯存肩背之偏以為子屍逮治同役者不勝箠楚自誣服公疑其冤留之踰月
掠兒果歸府中稱為神明公之為政每以興學校為先務城東有田八頃皆膏腴地
兩家爭之數十年不決責其券則曰亡之於兵間公曰大兵後執券以相治猶恐不
得直況無券乎遂以為贍學田由是饑廩充羨生徒來集夜出巡邏聞讀書聲輒削
其柱以記之翼日使人饋酒以勞其勤能為辭章者必加褒美與之聲譽或授以法
度使慕高古至今三十年俊乂之士遂為天下冠旱禱龍洞山有雲如車蓋隨馬而
行頃之大雨驟至逾月復旱東門外有龍潭潭上有廟公為文以責之是夜雷雨大
作槁苗復蘇白直數人共盜米其徒自首公曰若寘之於法將終身以累廢乃盡舍
之比解官數人者送至京師號哭不能去强盜刺面必自臨視戒吏細書曰此豈欲
為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為人詿誤是以至此其人感泣曰公仁人也轉相告語盜為
衰息成宗皇帝以修世祖皇帝實錄召至京師未幾歸里大德丁酉除太原路汾州

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未上召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賜得官執政將留公入翰苑公力請歸已亥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秩滿至大己酉七月陞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未上仁宗皇帝在東宮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賢遣使者召庚戌十月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及即位辛亥五月陞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用從二品例推恩二代祖考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吳興郡侯祖妣吳興郡夫人考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及生母皆吳興郡夫人嘗謁告上冢歸及半歲復召皇慶癸丑六月改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十一月轉集賢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延祐甲寅十二月陞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用一品例推恩三代曾祖考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曾祖妣吳興郡夫人祖考加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上護軍加封吳興郡公祖妣吳興郡夫人考加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加封魏國公妣及生母皆贈魏國夫人妻管氏累贈魏國夫人仁宗聖眷甚隆字而不名嘗詔侍臣曰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趙子昂與古人何異有所撰述輒傳密旨獨使公為之間與左右論公

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昳麗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有不悅公者間言公乃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其人游辭不已上作色以視之曰汝言趙子昂乃趙太祖子孫豈家世不汝若耶其人惶懼趨出又有上書稱國史所載多兵謀戰策不宜使公與聞上大怒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以為帷幄之臣朕閔其年老特優以禮貌置之於館閣之間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亦足以增重國家此屬呶呶者何也非加罪一二無以戒來者於是譖者始息上賜中統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嘗稱國用不足此必持而不與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公嘗累月不至宮中上以問左右對曰子昂年老畏寒不出遽勅御府賜貂鼠翻披他學士撰郊天祝文有曰雖亥章復生不足以步有元之幅員所及謹以太祖聖武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子以其富誇之於父可乎公不為禮乎大祫之制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上帝南面太祖皇帝自宜西向故事祝文第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悉從公所改定皇太后有旨議改隆福宮名它學士擬光被公擬光天它學士曰光天二字出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名不祥於是各書所擬以進卒用光天初程公鉅夫薦公起家為郎其後

程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公遂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座主門生相繼為翰長真衣冠盛事也延祐己未五月謁告欲歸上初以為難既又重違其意從之既歸遣使賜衣段其冬使者趣召還朝公以疾不能行今上皇帝即位至治辛酉春遣使傳旨俾書孝經尋移文乞致仕未報壬戌春遣使存問賜上尊酒衣二稱其年六月辛巳薨於里第之正寢是日猶觀書作字談笑如常晡至暮翛然而逝年六十有九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長亮早卒次雍次奕九月丙午雍等奉公柩與魏國合葬於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原從治命也公治尚書嘗為之注多所發明律呂之學尤精深得古人不傳之妙著琴原樂原各一篇性善書專以古人為法篆則法石鼓詛楚隸則法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於近體他人畫山水竹石人馬花草優於此或劣於彼公悉造其微窮其天趣至得意處不減古人事有難明情有難見能於手書數行之內盡其曲折尤善鑒定古器物法書名畫年祀之久近誰某之所作與其真偽皆望而知之不待諦玩也詩賦文辭清邃高古殆非食煙火人語讀之使人飄飄然若出塵世外或得其書不翅拱璧尺牘亦藏去為榮手書釋道書散之名山甚眾天竺國在西徼數萬里外其高僧亦知公為中國賢者且寶其書然公之才名頗為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

素鄙塵事家務一委之夫人毫髮不以干慮專意詩書夫人同里人也諱道昇字仲姬有才略聰明過人亦能書為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絶仁宗嘗取其書合公及子雍書善裝為卷軸識之御寶藏之祕書監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公性持重未嘗妄言笑與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終如一有過輒面加質責雖氣色沮喪不少衰止然直而不訐故罕有怨者被遇五朝官登一品名滿天下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無異布衣時扁燕處曰松雪齋自號松雪道人所著詞章曰松雪齋文集婚嫁既畢方將優游齋中賡滫瀡之養以遂其老而汔不遂此志嗚呼痛哉載受業於公之門幾廿年嘗次第公語為松雪齋談錄二卷復采其平生行事以為行狀諗當世立言君子且移國史院請立傳移太常請謚謹狀

至治二年八月　日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狀

初世祖皇帝以雄才大略混一區宇武功既成思得通今學古之士以緰成文治乃遣使四出搜訪遺才故翰林學士承旨趙公用臺臣言首膺是選公宋宗室子也風采凝峻入見世皇上奇之謂神仙中人自是大加任用敭歷館閣洊登華顯公於諸經無所不通而尤邃於書嘗作傳註以發其微律呂之學得不傳之妙辨郊祀配位之禮定光天門扁之名條分縷析皆有根據茲非公學問之可師者歟素有志節遇事敢言議法刑曾一去深文之弊條事政府屢犯權臣之威佐郡治則平反役卒之寃興學校則獎勵勤苦之士茲非公政事之可法者歟發為詞章雄深高古柄文衡掌帝制有古作者之風茲非公文章之可宗者歟官登一品名高四海而處之恬然若寒素未嘗有矜己驕人之色茲非公德行之可尊者歟而又善書絕倫篆隸行楷各臻其極縫掖之士皆祖而習之海外之國知公名得其書視襲珍藏如獲重寶鑒品古器玩物法書名畫一經目輒能識其年代之久近製作之工拙此又公學問文章之緒餘也宜乎弼亮五朝寵數優渥而非他詞臣之可比嗚呼非世皇有公平廣大之度則無以網羅勝國之賢非公有博雅淵源之學則不能藻飾太平之美君聖臣良可謂無媿於前古者矣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好古不怠曰敏謚曰文敏克

稱其情

封贈宣命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可贈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事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宜令準此

趙文敏公松雪齋外集卷一終

趙文敏公松雪齋續集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輯

五言律詩

次袁學士上都詩韻

曉日夾雲樹春風吹雪山飛鷹玄兎磧飲馬白狼灣寶帶吳鉤迴金矛漢節閑將軍萬里外不怕二毛斑

七言律詩

萬柳堂席上作

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陶南邨輟耕錄云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偏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蹙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醑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云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

先戍醉萬事無心觸處閒猶欠抱琴來托宿靜中規寫水潺潺

杭州拱北樓

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靜無譁提封內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

送陳都事雲南銓選兼簡李廉訪

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自品題明月夢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雨驊騮滑花落蠻雲杜宇啼爲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尚羈棲

五言絕句

牧廢苑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爭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題跋

跋王右軍帖

梁武評書至右軍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此帖是已諸家刻中皆未之有世間神物豈默有靳惜者不欲使濫傳耶將好事猶未至也有能礱片石刻以傳遠僕願供摹搨之役屬奔走南北此事殆廢不知何時畢此緣也至元丁亥九月七日題

題東坡書醉翁亭記

北宋學士東坡蘇公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為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悉亡之想為俗工裁去詎得神物而災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坡公書太肥而公郤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裹鐵余觀此帖瀟灑縱横雖肥而無墨猪之狀外柔内剛真所謂綿裹鐵也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於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為草草

題右軍思想帖真跡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跡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闕之勢觀者無不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也

定武蘭亭跋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月三衢舟中書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

極難辨有纔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獨孤名淳朋天台人（一本云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靜心名森嘉興人）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

蘭亭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一本云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

頃閱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一本云是其師晦巖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舟中題時過安仁鎮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葢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眾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葢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正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

鄙可鄙三日泊舟虎跛待放閘書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静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識不易也廿四日題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静心其寶藏毋忽七日書

至大間僕偕吳静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静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爲之感歎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

臨蘭亭跋

月江學士藏定武蘭亭致佳親友多乞之月江靳固不予顧求臨本於不肖何耶皇慶元年人日過僕寓舍重以此爲言不敢固辭援筆書以爲贈

題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跡

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絶不可得快雪時晴帖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

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勑恭䟦

臨右軍樂毅論帖䟦

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非善書者莫能知也廿年前為李博臨樂毅殆過於謹今目昏手弱不能作矣漫題其末而歸其子善甫至治改元四月十一日題

題王大令保母碑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因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

題李思訓蓬山玉觀圖

畫山水用金碧始於李思訓穠豔中而出瀟灑清遠非大手筆不能也此幅為蓬山玉觀豈托與於仙而布置故有此奇妙耶

題顧愷之秋嶂橫雲圖

古人繪理無不精美及觀長康筆而知諸家之有作爲矣此秋嶂橫雲幽深微妙殆不似從人間來惟當局者知之

題曹弗興海戍圖

曹弗興吳人也嘗有令名畫出於顧陸之先爲吳中一絶今所畫海戍圖筆法入神足開千百載繪事之綱領矣

題王摩詰松巖石室圖

王摩詰能詩更能畫詩入聖而畫入神自魏晋及唐幾三百年惟君獨振至是畫家蹊逕陶鎔洗刷無復餘蘊矣

題鄭虔畫

鄭虔獻畫於至尊而復題詩於上可見忘其貴三絶之名由是而起乃知前代高人未可以繩墨束羈也此幅思致幽深景物奇雅閒之令人蕭然意遠

右內翰文敏趙公文集若干卷乃其子仲穆所編類者也僕年十四五時已知世有松雪翁而未遂一拜床下至治初元會試京師則公已歸湖明年而公捐館又十五年僕來官是州而墓木已拱矣平生願見卒不可得僅及識公二子因從假是集觀之若制誥若碑誌記序銘贊若詩若樂府與它雜著皆讀之一再過益信公為世所稱慕著名非虛也然猶惜今人徒稱公書法妙絶當世而未知公問學之博識趣之深詞章之盛乃以其游藝之末蓋其所長是固不得為知公也抑僕又嘗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所自寫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知之耳公聲名動當時故雖海外遐邦得公一言一字靡不貴重況得全集而觀之乎又況得親炙之者乎僕既以是集歸之而仲穆復俾序其首僕謝不敢而穆屢言之因念僕自幼早聞公名及長而每以不識公為恨今雖竊祿公之鄉而九原不可作欲執鞭而何從使得託名集中豈非至幸顧戴帥初與公同時而相知者既已序於前矣僕何敢復僭而亦何敢評公之文既亟讓不獲則書其集後以致平生嚮慕之私爾已仲穆其子雍字也至元後己卯春三月朔長沙何貞立謹書

趙文敏公松雪齋外集卷二終

YORK UNIVERSITY
JUN 1 / 2001
EAST ASIAN STUDIES